

第一章

傍晚，揚州街角有人擺桌台說書，今日說的正是顏如玉這大魔頭的故事。

顏如玉——這是人人害怕的名字，相傳他是邪派「藍顏」的首領，武功高強，自踏入江湖以來，死在他手上的人不知凡幾，而且不知為何特別痛惡官府中人，只要是被他看見，且是當官的人，沒有一個活著回來。

而他雖叫做顏如玉，傳言長相卻是奇醜無比，不僅鼻眼錯位，而且全身長瘡，癩痢滿頭，愛好又是養些毒蟲蛇鼠，更添惡名。

「顏魔頭哈哈一笑，歪眼變得更歪，嘴中哇地噴出一口黑血。且說那風無流風大俠，左肩猶受重傷，卻是毫不在意，一記後旋踢將欺身上來的四個小嘍囉齊齊放倒，繼而右手一推，長劍方才出鞘。」

說書人外號「胡八通」，意思是其萬事通曉，道人所不知。而他能把活的說死，死的說活，事事都如親眼所見，所以人人都愛聽他說故事。

胡八通說到關鍵之處，清了清嗓子，拿起桌上的茶碗仰頭飲了一口，眾人一時間都焦躁不已，只想趕快聽後頭又發生什麼事。

胡八通暗自一笑，摸了摸鬍子正待開口，一個清脆的聲音忽從旁側響起。

「八通大叔，你這話說的不對啊！據我所知，顏如玉雖是又醜陋又壞，但幹架時從來都是以一挑一絕不使詐。且風大俠師出『劍華閣』，為人甚是謹慎，行俠仗義時絕不會讓自己先負傷，否則必易落於下風，為何你道是左肩見血他才將劍出鞘？」

此話一出，眾人皆側目瞧向那個稚氣未脫的帶瓜帽少年，他圓臉大眼，眸中熠熠閃光，瞧來甚是清秀。

胡八通被人當眾拆台，面子有些掛不住，抬手一拍桌子怒道：「祿齡你這個臭小子，每日都來我這搗亂，是不是想拆我的台啊？」

「就是啊，誰家的孩子……」

「沒教養的很……」

「不想聽就別聽嘛，插什麼話！」

聽眾急著知道後續，一時間紛紛附和，巴不得那少年早些離開，那叫祿齡的少年卻全然不以為意，嘴裏不知何時叼了根乾草，笑嘻嘻地抱著手站在原地。

胡八通拿他無法，又耐不住眾人催促，只得繼續說下去。

「祿齡、祿齡，不好了！」

大夥兒正聽得起勁，後方有個紮饅頭髻的小女孩硬生生擠了進來，惹得眾人嘖嘖埋怨。

「小細，又怎麼啦？」祿齡整整頭頂小帽轉過身去，眉頭皺成一團，「你們就不能一天沒有我嗎？」

「你最行嘛，只有你能幫忙啦！」小細心急如火燎，一把揪住他往人群外擠。

兩人在一片抱怨聲中離開，小細彷彿很是焦急，一路拉著祿齡跑得飛快。

祿齡一手緊緊地壓著頭頂小帽，嚷著說：「小細妳慢點，再這麼跑下去我的帽子都要飛了。」

「你那破帽子哪比得上我家姑娘值錢？」小細白他一眼，「今天年隨仁又來糾纏我們阿朝姑娘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祿齡打趣的說：「哇！朝天椒老姑娘真是魅力不減當年呀！」小細氣得一下甩掉了他的手，「你嘴真毒，虧我家姑娘昨天還幫你補衣服。」

祿齡輕咳了聲，轉了話題道：「那我娘在哪兒呢？」

上仙院可是他娘親在管的，怎麼說也該先找她處置這事。

世人都知，揚州除了多說書，還有一多，那就是青樓。如今論及青樓，最有名的莫過於雲仙路的一等曲優樓「上仙院」，送往迎來的都是達官顯貴、文人雅士，姑娘們多是掛牌賣藝或是被官宦老爺獨包。

上仙院在揚州城已有多年歷史，如今那兒管事的老鴇祿七娘正是祿齡的娘。

祿七娘年輕時候是個美人胚子，戀上原吏部尚書趙三學，為他懷上孩子並一心盼著其為之贖身，結果趙三學被人害得身陷囹圄，祿七娘贖身無望，卻是個癡情女子，硬是頂著流言生下一對龍鳳胎，便是祿齡與妹妹祿秀。

「你最好給我快點，你娘都焦頭爛額了。」小細腳不點地匆匆走在前頭，「這事要處理不好，我們大家都得完蛋。」

祿齡哼哼兩聲，取下帽子夾在肘彎，氣沉丹田地大吼，「看我的燕子飛！」

他拔腿衝了出去，不料一衝竟撞到了人，祿齡哎喲一聲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「哪個不長眼的，撞到的可是你祿爺爺！」他頭也不抬，揉著屁股就開罵。

「燕子飛使起來可不是像你這樣的。」伴隨著帶笑的話聲，祿齡眼前伸來一隻手，白白淨淨五指修長，還夾雜了一陣淡香。

祿齡隨著那手背抬頭望去，微微一怔。

那人彎著腰低頭瞧他，雖是男子，卻長得柳眉明眸，唇紅齒白，宛若美玉，相較之下連紅日都黯然幾分。

那人見他不說話，以為他摔傷了，遂扶住了他的手臂，要拉他起身，長長的頭髮斷斷續續自肩頭滑了下來，擦得祿齡臉上一陣麻癢。

「我看看，可是傷著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」男子聲音帶了絲擔憂，十分柔和，無端讓人舒心。

「啊啊！」祿齡回過神來，連忙借力站了起來，伸手胡亂拍拍屁股上的灰，他抽空抬頭張望了一下四周，小細早就走得沒影，粗枝大葉地連人丟了都不知道。他急著要追上小細，也不想多跟這個路人計較，便學著從胡八通那聽來的江湖故事胡亂對著那人抱拳，粗著嗓門道：「一點小傷，無甚大礙，少俠無須將此事放在心上。小弟此番還有要事在身，你我就此別過！」說完拔腿要走。

男子聞言一愣，隨即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表情有些自嘲的意味。

祿齡沒瞧見，聽到他笑不禁有些憤懣地退回來，斜眼問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男子此刻已經恢復了溫和的表情，對他微微一笑，「我姓紀，名叫言遇，言語的言，相遇的遇，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但少俠之名卻是萬萬擔當不起。」

「原來是介意這個，」祿齡豪氣地擺了擺手，「哎，名稱代號什麼的其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個人本身如何。」

紀言遇聞言，彎起眉眼笑了起來，「是嗎？」

這笑臉瞧來溫和容易親近，祿齡念頭一轉，不禁在心裏頭打起了小算盤。

他咧嘴一笑，湊向紀言遇，馬上很親近的喚道：「小言你剛才可是說要送我回去？」

說完他卻是一愣，小言這稱呼——怎麼好像有點熟悉？

紀言遇眼神閃了閃，笑容更加燦爛，「是。」

祿齡內心暗暗叫好，笑咪咪地道：「本小俠姓祿，單名一個齡字，你我相識一場也算是緣分……」說著，他學著江湖人稱兄道弟的架式，伸手要勾對方的肩，才發現紀言遇居然足足比自己高出了一顆頭。

祿齡正鬱悶著，連本來要說的話都停在嘴裏，便聽見他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知道？知道什麼？是知道他的名字還是知道「相逢總是有緣」的道理？

未及多思，祿齡踮腳伸手勾過紀言遇的肩膀，另一手指著遠處掛著燈籠的氣派樓閣，問道：「看見那上仙院幾個字了嗎？我家就在那裏。」說完拍拍他的肩，涎著臉，笑著說：「既然小言剛才說燕子飛不是像我這樣使的，想來你懂得真正的燕子飛輕功，那便勞煩小言用真正的燕子飛來送我一程吧。」

說完猶豫一下，怕要求過了頭，祿齡又小心翼翼地問：「行嗎？」

紀言遇微微一笑，一手牽過祿齡，展身提步就掠了出去，祿齡覺得像是真的在飛，整個人被紀言遇拖著向前，帽子也頓時被風颳走了。

祿齡急急地在後面喊，「欸欸，等一下帽子掉了！」

紀言遇猛地停步，祿齡來不及反應，砰地撞上了他的背。

「好痛……」他揉揉鼻子，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掉在不遠處地上的寶貝瓜帽，「你等一下，我回去撿。」

紀言遇不答，一伸手不知丟出什麼東西，撲的一聲，竟將他的帽子彈了回來，紀言遇伸手接住，下一瞬，小帽已穩穩落在頭頂，瞧得他目瞪口呆。

紀言遇又趁著他愣神之際，一把勾過他的腰，直接躍上了屋簷，在房頂縱躍騰挪。

「天哪！真是厲害。」祿齡張望著腳下的人群，滿臉羨慕地道：「不知小言幾歲開始學武？這身功夫可真是不凡！」

「大約九歲。關於武學，只能說是略知一二。」

他這略知一二在祿齡眼中已算是十分神奇了。

江湖高手除去風無流長得還算人模人樣，其他人說不上滿臉橫肉也是五大三粗，本來聽他爽快答應要施展燕子飛，還抱著一絲懷疑，卻不想他是真有些本事，萬年厚臉皮的祿齡一時竟覺得有些羞愧。

像他這樣的少年，大多崇拜替天行道，伸張正義的俠客，祿齡的畢生夢想就是打敗大魔頭顏如玉。

若是有一天能夠親手將他除去，那便既可以讓百姓過安生日子，江湖中又人人都會稱他一聲「祿大俠」，更算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，至少可以讓他四處騙吃騙喝不愁吃穿。

為了完成這個夢想，祿齡只要有機會就會偷偷練武，但上仙院裏那些沒見識的女子，每次瞧見他偷練武功都會告狀。

祿七娘知曉以後便會點著他的額頭斥罵，「你有空怎麼不學學讀書寫字？考個功名回來讓你娘臉上有光，吃穿也不必愁……」

她也不打算讓祿齡和趙三學一般入仕，只因看了趙三學的遭遇，覺得官場跟江湖一樣凶險，辛苦了這麼多年，過安寧日子是最好的，她實在不想沒有相公又丟孩子。

祿齡也不是不知道他娘親的想法，可夢想這種事哪是能輕易放棄的？更別提他今天無意中認識了個高手，祿齡不禁想，不如趁機拜個師父，也好過自己沒頭沒腦地摸索。

打定主意，他便轉頭叫了句小言，卻不料一回神人已在仙院的二樓外廊，身邊哪還有紀言遇的影子。

「走了也不打招呼，搞什麼神祕。」祿齡瞪著眼睛朝樓外撇了撇嘴，隨即抽出一直緊緊夾在腋下的瓜帽重新戴上。

他正要去找他娘，一回身就看見祿七娘殺氣騰騰地衝了上來，一把扯住他的耳朵罵道：「臭小子回來也不說一聲，害整院人到處找你。你若是有你妹妹一半乖巧，你娘我也就省心了！」

祿齡疼得齙牙咧嘴，卻還是嘴硬，「女娃哪有男的能幹，有本事你們別找我，找祿秀去呀！」

祿七娘更是氣得七竅生煙，一把將他推進了房間，怒聲命令，「少給我囉唆！快些給我換好衣服下來！」

祿小俠在上仙院的身分類似保鏢。

也許有人會問：「怎麼回事啊，憑他這三腳貓的功夫也配當保鏢？」

這一切還得追溯到祿齡剛接觸武藝那會兒。

那時候胡八通在街角擺攤還賺不了多少錢，每日的固定聽眾大概只有祿齡一個，某日他聽胡八通說了點穴之術，回去就躍躍欲試。

恰好那天上仙院這一帶的地頭蛇劉把手前來搗亂，祿齡於是白袍一披，頭髮一束，還借了阿朝的脂粉往臉上抹了抹，便腳踏桌面吼一聲「伸張正義，替天行道」，愣是把劉把手嚇得哆哆嗦嗦不敢說話。

一般的小老百姓對大俠都抱有敬畏之情，祿齡便演了齣「狗腿子充風無流」，雖然他伸出去的手未把劉把子點成木頭人，但卻是陰錯陽差地把人家麻穴給點了，這下倒好，祿齡會點不會解，那三腳貓功夫可教劉把手吃了好一頓苦頭。

自此「上仙院有大俠出沒」的話就在街坊中傳開了，祿七娘哭笑不得，偏偏兒子時不時扮成大俠鬧個不休，倒也處理了幾樁麻煩，久而久之她也就隨他去了。

祿七娘並不是就不擔心兒子的安危，私底下也是有所準備。

她以前有個恩客是「百竹門」的掌門華橋東，對她很是癡情，也不介意她已人老珠黃，還有著一對兒女，奈何祿七娘一心向著趙三學，華橋東也不多勉強，只留下話說要是以後有了麻煩找他便是。

雖說華橋東在其原配妻子死了之後，他就不太管江湖事，可百竹門在江湖上頗有地位，這樣一來若是祿齡胡鬧過了頭，也好有個照應。

但說來也真奇怪，不知是祿小俠天生有當俠客的氣質還是演技超群，多年來未穿幫過。

今天祿齡在房間喬裝時，滿腦子都是剛才紀言遇施展的燕子飛，忽然決定不冒充風無流了，風無流威名遠播，裝多了容易穿幫，何況哪有大俠閒著沒事老愛逛青樓？

他一向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，腦子一轉計上心來，等他打扮完走出門，有姑娘剛好打此經過，一瞧便尖叫著跑了出來。

上仙院大堂。

樓台暖響，歌舞昇平，酒色生香。

一等青樓從來就不是蓋的，要找出些精通琴棋詩書畫的姑娘是容易的很，許多附庸風雅的公子哥便最愛到這裏來聽曲，站在大堂二樓望去，鶯聲燕語、觥籌交錯，一派熱鬧。

然而，這充滿歡愉氣氛的大堂裏，有一桌卻是另一番景象，除了剛剛趕回去打圓場的祿七娘，所有人都已經黑了臉。

「年公子這話說得可就不對了，咱們開門做生意，誰都不容易，買賣公平是起碼的原則。」說話的人是阿朝，就是祿齡口中的「朝天椒老姑娘」，她其實不老，大抵不過二十出頭歲，正是如盛開花朵般的年紀，捧她場的客人不少，連小她好些歲的少年都對她甚是喜歡。

年隨仁就是一個，他是揚州知州年歡的小兒子，為人囂張跋扈不說，還學了他爹摳門的毛病，到風月場中尋歡的人哪個不大方闊綽，他卻偏偏不是，前幾次不給小費便罷了，今天竟然還想賴帳。

「本少爺說沒錢就是沒錢，妳們這些婊子，也不過就是日日在男人身下圖個歡暢，憑什麼來和我說理？」他很不屑地抖抖衣袖，從鼻子裏哼出一聲來。

祿七娘也不想再跟這種狗眼看人低的傢伙說下去，一把將阿朝拉到身後，冷笑著回敬，「您年大爺有品節，又何必來這雞窩裏打滾？不過這雞味您既然已經嘗了，總得吐點骨頭出來，不然噎著就不好了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這話說的尖刻，聽得年隨仁臉色忽黑忽紅，抖著手咬牙切齒地指著祿七娘，二話不說對著身後招手，「存心找打，給我掀了這場子！」

話音未落，不知從哪竄出好幾個帶刀的大漢，一擁而上，開始亂砸大堂。

沒想到年隨仁出來嫖娼還會帶著打手，祿七娘一陣心慌，對著身旁的阿朝道：「妳快去跟祿齡說，讓他給我乖乖待在樓上別下來了。」

阿朝點點頭，舉手將臉護住，轉身向樓上跑去，耳邊是瓷器桌椅嘩啦啦破碎的聲音，受驚的人們紛紛跳起來往門口擠。

砸場子的事祿七娘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今日不知為何說話口氣稍稍衝了些，對方來頭又大，才鬧成這個樣子，但話既然說了也沒什麼好後悔的，等對方消了氣也就過去了。

她默默退到一邊，閉眼不忍再看，怎麼都是心血，被砸了總是不好受，可沒想到

大堂裏暴出一聲怒喝——

「都給我住手！」

這聲音洪亮且中氣十足，祿七娘一聽就知道是她那愛惹事的兒子，睜眼抬頭一看，愣是給嚇了一跳。

她兒子好歹生得人模狗樣，幾時變成這副嘴臉？

祿齡也不知道怎麼搞得，把自己裝扮得鼻斜眼歪，上身紅裳下身綠褲，裝束像極了前兩日猴子戲班的丑角，讓人瞧著便是想笑。

祿七娘一皺眉頭，提起裙子就往那邊衝去，心裏暗罵，臭小子從不叫娘省心，真是被慣壞了。

祿齡此時再喝一聲，「顏如玉在此，還不快給我住手！」

霎時滿堂寂靜。

賓客幾乎已溜了個精光，姑娘們也都躲到一旁，只留年隨仁那群土匪在一片狼藉中舉著刀子，呆呆抬頭望著那個「顏如玉」。

身處二樓的祿齡一提氣，從樓上穩穩飛了下來，落地時身子雖然稍稍有些歪斜，但這不影響他的瀟灑威武——除了那個長相。

「何方小賊，竟敢恐嚇本少爺？」年隨仁冷笑，顯然是不信顏如玉這麼輕易就會出現，吐了口唾沫，扇子一指，命令手下，「給我廢了！」

祿七娘見狀連忙想上前阻止，祿齡卻是歪嘴一笑，閃身躲過一個大漢揮過來的刀子，回頭對著他的腳丫子狠狠踩了下去，那大漢八尺個子，竟被踩得哇哇亂叫。旁邊幾人見勢不妙一窩蜂殺了上來，祿齡從容不迫，左躲右閃的，愣是讓他們碰不著一根頭髮。

祿七娘又急又疑惑，她兒子的身手幾時變得如此靈活？

然而時間久了，祿齡漸漸體力不支，額角隱隱現出汗珠，年隨仁眼尖瞧見，拔出藏在腰間的匕首朝他背後摸了過去，這動作誰也沒有瞧見，他很快靠至近前，邪惡一笑，大喝一聲，「那麼想當魔頭，我讓你好好當個夠！」

「啊——」兩聲尖叫疊在一塊。

一聲是祿七娘發出的，她看見那匕首就要刺到兒子身上，刷白了臉色幾欲昏厥，一聲卻是出自年大少。

打鬥的幾人停手回頭看去，只見年隨仁瞪大了眼睛，一臉不敢置信的神情，僅是一瞬之間，嘴角流出鮮血，撲通一聲向前栽倒。

「啊？少爺！」眾人丟下刀子圍了上去，其中一人將他接住，看了一眼又猛地推開。

年隨仁面無血色，已然死亡，喉間一道傷口觸目驚心。

「顏……顏如玉！真的是顏如玉！」那個本來接住主子的大漢坐在地上連連後退，嚇得說話結結巴巴。

其他人跟著瞧了一眼，皆露出相同的驚恐表情，不知哪個人喊了一聲快跑，所有人就溜煙地跑得精光，連自家少爺的屍體都不記得抬走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祿齡這下臉不歪鼻也不斜了，恢復了平常的樣子。

瞧見地上的屍體，他也嚇了一大跳，環視了一下四周，急忙對他娘親說：「剛才不是我幹的。」

祿七娘眼裏閃著淚花奔了過來，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「你小子活膩了啊？叫你別下來你怎麼不聽，還、還……」說著扯了扯他的衣服，又捏了捏他的臉，「還搞成這副德性。」

「哎喲，娘妳輕點！」祿齡疼得跳腳，岔開話題，「妳看這年少爺死得蹊蹺。」祿七娘瞪了他一眼，鬆開了手，「誰不知道有蹊蹺。」

祿齡摸著下巴蹲了下去，盯著年隨仁開了一個血洞的脖頸，「方才明明不見有外人，那到底是誰出的手，他又是如何中的招？」

祿七娘驚恐道：「莫不是顏如玉真的來了？」

突然那血洞裏一點亮光吸引了祿齡，他連忙湊近看了看，竟是個藍色星型的東西，沾染了汙血，可在燈下依然閃著光。

記得胡八通說過，顏如玉常用星狀暗器，名曰「藍星」，不知是用什麼材質製成，總之是光亮滑細，終年沁涼如冰，如何折騰都不會褪色。

難道，殺死年隨仁的人真是顏如玉？

第二章

年隨仁被殺一事自街坊中傳開，年知州嚇得幾天不敢出門，更別說去找祿家麻煩，就怕又惹到顏如玉那個煞星，祿七娘也是惴惴不安了好幾天，送屍體過去給年家的時候，年家沒有人敢接，上仙院門前一時冷清，好些時日沒有客人。

然而顏如玉卻再也沒有出現，大半個月過去，祿齡又恢復了平時的生活，這日又去胡八通那裏聽說書，卻聽來了個讓他振奮不已的消息，劍華閣張榜廣招能人志士，聚集江湖中各路英雄好漢，要一起鏟平邪教並捉拿顏如玉，還江湖安定，主持該事的人正是風無流風大俠。

「八通大叔，不知這風大俠在哪招人？」祿齡舉起手在人群裏興奮地吼了一聲。胡八通端碗牛飲一口水，白他一眼道：「你一個毛頭小子去湊什麼熱鬧？」

「不行啊？」祿齡扭扭身子，賣力地擠到人群前面，雙手撐著胡八通的桌子，湊過去挑挑眉道：「我祿齡也是有志要當大俠的人啊，消滅顏如玉可是咱老百姓共同的願望。再說了，有機會能親眼見見風大俠，不把握怎麼說得過去？」

「這話從何說起呀？」胡八通提高了聲音，理了理亂糟糟的鬍子，不懷好意地道：「風大俠不是常常到你們上仙院行俠仗義嗎？你應當與他很熟才是，怎麼說有機會見他？」

祿齡嚇了一跳，連忙撲過去捂住他的嘴巴，咬牙切齒地在他耳邊警告，「八通大叔怕是老糊塗了，莫非是想讓我將你前天爬王員外外牆的事抖出去？還是大前天偷窺邵寡婦洗澡，或者是大大前天……」

胡八通越聽越是冷汗直冒，連忙擺擺手，「怕了你了怕了你了，你和你娘都是人精。」

祿齡沉下臉，「不許你說我娘！」

「好好好，不說就不說。」胡八通擦擦腦門上的汗，清了清嗓子接著大聲道：「要

說這武林高手雲集之地，莫過於洛陽，武學聖地少林寺便在不遠處，因而此番風大俠廣招英雄，便是在洛陽集會，我等升斗小民，便只希望各路高手都能挺身而出，助江湖盛平啊！」

「說的好！」眾人紛紛拍手稱快。

有人嚷嚷著說：「邪教與顏魔頭快快消失，我們也好安心了。」

「你說話小聲點。」馬上有人緊張地制止，「聽說顏如玉前些時日剛在我們這出現。」

「啊，你說的可是真的？」

「騙你做什麼？」

「哎喲，晚上回家可要關好門戶了。」

「嗤——」有人聞言冷聲笑了起來。「殺你們可有好處？你們這等無知小民顏如玉還不屑殺。」

說話的兩人臉一紅怒目瞪去，祿齡也回首望去，見到一個月白衣衫的青年，長身玉立，神情微露鄙薄，俊俏無儔的面容使得他在人群中格外顯眼。

祿齡眼露驚喜，「小言！」喚完一聲就興沖沖地跑過去，習慣性地伸手一拍他的肩頭，「你那天怎麼說走就走，害我找了好久！」

紀言遇面對他，又換上了滿臉的柔和笑意，「找什麼，今天不是又見著了嗎？」

見他這麼一笑，祿齡的臉不自覺地紅了紅。

紀言遇看上去一副很好說話的樣子，舉止卻是沉穩的，可以形容他溫和內斂。這是祿齡方才觀察他得出的結論，而對於他，祿齡總有種說不上來的熟悉感，也因為這樣，明明只見了兩次，他卻是對他很有好感。

「難道是以前見過？」想著想著，他心中的疑問就溜出了口，他自己卻未曾察覺。紀言遇一怔，眼裏閃過一絲驚喜，臉上笑意更加愉悅，正打算開口，祿齡忽然一拍手，興奮地問道：「啊，對了，小言想不想一起去抓顏如玉？」

他完全沒把剛才的疑惑放在心上。

紀言遇頓了一下，蹙了下眉，隨即又擺出慣常的笑容，「我不去。」

「為什麼不去？」祿齡追問。

「因為我對行俠仗義的事沒興趣。」紀言遇聲音微微有點冷淡。

「瞎說。」祿齡斜他一眼，仰頭望天豪邁地道：「好男兒志在四方，顏如玉作惡多端，小言身懷武藝，當是想著為江湖出一份力才是……況且，我還想讓小言教我武功。」說到最後一句，祿齡眼巴巴的看著他。

見紀言遇依舊是一臉笑意地看著他不說話，祿齡又急急道：「怎麼，你不願意？我很聰明的，不信你看！」

說著他一把拉過紀言遇的手擠出人群，吸了口氣道：「那天見著你使的那個輕功，我回去稍稍練習了一下，已經能用得挺好的，就是落地依然不是很拿手……」話音未落，他已經飛掠出去，又轉了回來，足尖落地時搖了搖才站穩。

「你看，是不是學得很快？」祿齡雙手叉腰，揚起下巴，得意的很，「要不是我娘不允許我練武，我早就成一代小俠了。」

紀言遇讚許地點了點頭，眼神柔和地伸手摸摸他的腦袋，溫言道：「你娘沒有錯，江湖很是凶險，這險惡不是你能承受的住的。」

這感覺奇怪，在他手收回去後，祿齡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的頭，但想他居然幫著他的嘮叨娘說話，略微不滿，「你做什麼對我這個樣子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當然知道江湖凶險，這才要好好習武啊。」

紀言遇忍俊不禁，「你若是真想學，我隨時都可以教你。」

祿齡奇怪道：「可我要去洛陽，到那裏怎麼找你？」

他想了想，取下頸上掛的一塊玉珮，「這是我隨身之物，憑著這個你便能找得到我。」

祿齡張大嘴巴接過那塊玉珮，那是塊羊脂白玉，雕成再一般不過的觀音大士樣子，如何都看不出它有什麼特別。

祿齡搖搖頭把玉珮遞了回去，「小言若是不想教，說出來便是，我祿齡生平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拘小節，還不至於為這點小事怨你。」

紀言遇哭笑不得，伸手解開玉珮上的繩子，細心往祿齡脖子上掛，「我為何要騙你，這玉珮是我娘給我的，給你戴著就是為了用作信物，到時你就明白了。」

因為掛玉珮的動作，兩人靠得極近，紀言遇呼出來的氣噴得祿齡耳根癢癢，不知為何竟然讓他紅了臉，說話也變得顛三倒四，「原來是你娘給你的，那真是不好意思……不過，你娘也和我娘一樣凶嗎？玉珮是給人訂情的，就這麼送給我你娘定會罵你。」

紀言遇手上動作一停，「我娘已不在人世。」

「啊？」祿齡連忙擺手解釋，「我、我不是故意要提起……」

「沒關係。」紀言遇打好繩結退開幾步，淡淡一笑，「都是以前的事了。我因為從小身體不好，她才會讓我戴著這尊觀音大士，很好笑吧，其實有什麼用呢，求神不如求己。」

求神不如求己……好像很多年前，也有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。

祿齡思索一陣，想不出些什麼，瞧了瞧紀言遇臉上雖笑著，眼神卻是有些惆悵，怕再說錯話又惹他傷懷，便轉移話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言現下若是有空，我便請你去酒樓喝一杯，權充拜師禮，以後你就是我的師父了！」

「好啊。」

紀言遇聞言笑了開來，簡直比那滿園春花還要好看，不只祿齡臉又紅了紅，還惹得路過的兩個戴花姑娘捂著小臉頻頻側目。

祿齡二人才踏進揚州知名的品香樓，店小二便將他們引至樓上靠窗的角落。

祿齡剛到桌邊便伸腿勾過一把凳子兩腳一張落座，紀言遇卻很是斯文地撩起衣袍慢慢坐下，接著伸手取過兩個杯子，拿出帕子抹了抹，提起剛上來的熱茶細細斟滿兩杯，一杯擺到祿齡面前。

祿齡啞然看著他一連串的動作，立刻覺得自己簡直粗鄙得像是野人。

紀言遇察覺他的目光，抬起臉疑惑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、沒什麼。」祿齡打個哈哈，端起茶杯剛想喝，想起自己喝茶老發出嘶溜溜的聲響，遂又放了回去，岔開話題，「方才小言說自己幼時身體不好，那現在呢？」

「現在……」紀言遇低頭用指尖點著杯沿，眼中的煩憂轉瞬即逝，隨即勾起嘴角，「你覺得呢？」

「呃……」小言現在武功這麼好，人人都說習武強身，身子必然是不差的，而且，小言又長得比他高大，說身體不好誰信？「也是啊，我小的時候也常常生病，現在不照樣好好的？我還記得我小時候三天兩頭掛著鼻涕，發高燒還想著往外面跑，記得一次……」

「一次什麼？」紀言遇的眼睛亮了起來。

「沒什麼。」祿齡打住了話頭，這事兒他也只模糊記得一點，裏面都是他娘的戲份，他老娘一向婆媽又愛管事。而老說起自己的娘讓他看上去一來像個奶娃娃，二來又像是在炫耀。

他不想再提起讓紀言遇難過的事，剛才的無心之失已經讓他很是愧疚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向來我行我素，不把旁人放心上的祿小俠竟然開始那麼在意別人的想法。卻不料紀言遇的臉色頓時又黯淡下來，祿齡見他這般，一下手足無措，剛想安慰幾句，忽聞另一桌傳來一聲豪邁大笑，接著是驚人巨嗓響起——

「風師兄果然高明，這樣一來，取下顏如玉的首級也是指日可待了！」

兩個人同時調過視線，聲音來自紀言遇身後坐著的一幫江湖人，四方桌子旁，面對著他們的大嗓門漢子依舊滔滔不絕，目光一直看著另一側的青衣劍客，那劍客看側臉大約二十來歲，濃眉大眼，長得也算是英俊。

青衣劍客接話道：「師弟可莫要小瞧了他，最後結果還難說得很。」

「嘖！」那大嗓門漢子不以為意，「師兄武藝高強，這般謹慎倒像是在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。」

祿齡蹙著眉頭仔細瞧了瞧，忽然興奮地低叫，「哇，聽他們說話的內容，那劍客難不成正是風無流？小言，我們過去和他們搭訕搭訕？」

「我不去。」紀言遇抵了一口茶，將臉轉向窗外。

祿齡一陣尷尬，「小言你不要氣我嘛，我這人說話一向不會想過，若是剛才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，你莫要放在心上。」

紀言遇哭笑不得，「我不是氣你，只是我和他們談不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祿齡偏頭朝他們看去，「風大俠名聲在外，人品很不錯的。況且他看起來也並不古板……莫非你與他們相識？」

紀言遇一怔，隨即面無表情地道：「不，我們從未見過。」

「那你忸怩什麼？」祿齡眼睛不離那一行人，見他們打算要走，忍不住站了起來，「你不去我去。」

這邊風無流與他的大嗓門師弟已經站了起來，其餘人拿好東西也準備離開，忽聽得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，「風大俠留步！」

眾人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個著粗布衣服的少年快步邁上來笑嘻嘻地說：「聽聞風大俠正在招集好漢對付顏如玉，小弟雖沒什麼能耐，卻也有著一腔熱血，」他抱了

抱拳，有禮地問：「不知小弟有沒有這個榮幸加入？」

「你？」風無流轉過身來打量他一番，目光從他未脫去青澀的臉上掃到頸間掛的玉珮，又落到他並不強壯的身子上，「你會什麼武功？」

祿齡愣了愣，想起什麼後自信的說：「我會燕子飛，還會、還會點穴！」

「哈哈！」大嗓門將手中的包袱交給旁邊的人，哈哈大笑著走近祿齡，因剛喝了酒神情微有醉意。

他彎身瞧著只到他肩頭的祿齡，嘲弄的說：「你大概還不能明白顏如玉有多惡毒吧，其人奸詐無比，最愛耍些陰險手段，用毒施計之類更是家常便飯，我看你也是個未經世事的，還是趁早回家去吧！」

祿齡聞言擰起了眉毛，對方的嗓音震得他耳朵嗡嗡直響。

「人人都曉得顏如玉不是正道之人，可也並非這般狡詐，起碼你說的這些手段他生平最是不屑，江湖傳言都是這麼說。」祿齡挺了挺胸膛，「風大俠與他交手多次，應該最為清楚，劍華閣自詡正義，又何須這般抹黑？我確實沒什麼本事，卻也不齒這等小人行徑。」

風無流未曾答話，大嗓門漢子卻是被話激得惱怒，握拳就要好好教訓祿齡一番，風無流見狀猛然伸手，喝道：「師弟！」

「師兄，他出言不遜……」大嗓門不滿地嚷嚷。

風無流長眸一掃，不怒而威，「他說的沒錯。」

言罷，他踱步過去，看祿齡的眼神跟方才大不相同，神情嚴肅地說：「你叫祿齡？」

「是！」祿齡響亮應道。

「你為什麼想加入我們？」

「因為我要除掉顏如玉！」

風無流挑眉，「你方才幫著他說了那麼多話，不像是與他有仇啊？」

祿齡嚴肅地說：「幫他說話並不代表與他無仇，那般恣意濫殺的惡人，除了他是為民除害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風無流仰天大笑，「好！精神可嘉，勇氣可嘉。那麼下月十八日，我們洛陽見吧！」

祿齡喜悅不已，連忙抱拳道：「多謝風大俠賞識！」

風無流擺擺手，拍了拍師弟的肩，朗笑著離去，「不謝不謝，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哈哈……師弟我們走。」

祿齡目送他們遠去後，隨即笑嘻嘻地回頭道：「小言……」

他本來是想跟紀言遇分享一腔喜悅，但窗邊座位空空，除了小二剛送上來的一罈酒，再無其他。

「怎麼又什麼都不說就走……」祿齡喃喃著，伸手摸上頸間的玉珮。

嘆口氣，祿齡無奈的結了酒錢，在回上仙院的路上煩惱著該如何跟祿七娘說去洛陽的事情，沒想到現成的理由就送上門來——

他回到上仙院他們一家子住的後院時，祿七娘正在送百竹門的人離開，看見兒子回來，她笑得闔不攏嘴地一把拉住他道：「喂，臭小子，你看吧，我就說你妹妹

有福氣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祿齡往東廂房的方向望了望，妹妹祿秀正羞答答地躲在門後面。她和祿齡有八成相似，特別一雙眼睛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。

祿秀見他看過來，紅著臉跑到娘親身邊，眨巴著水汪汪的眼睛扯起祿齡的袖子，嬌聲喚道：「哥哥。」

祿齡被妹妹嬌嗲的嗓音弄得好一陣哆嗦，抖著嗓子和她對話，「秀兒今日滿面春風，所謂何事？」

「哥哥真討厭！」祿秀一甩帕子轉過臉去。

祿七娘伸手對著祿齡的腦袋就是一巴掌，「別欺負你妹妹，以後要見她可就難了。」

祿齡聞言驚訝地瞪大眼睛，也沒心思逗妹妹了，「為什麼？」

祿七娘看著女兒，語氣又是喜悅又是不捨的說：「你妹妹就要嫁到洛陽了。」

附近街坊都知道祿七娘有個皮兒子叫祿齡，但鮮少有人知道她還有個女兒。

女孩子與男娃不同，名節比什麼都重要，身處青樓的祿七娘愛女心切，怕她嫁不出去，因此從來不將女兒的事說給外人聽。她還特地去求了華橋東將之收為義女，到時候有了中意的人選，便風風光光將她從百竹門嫁出去，日後就可以吃穿不愁了。

今年，便已經說好了親事，祿秀未來的夫婿是洛陽縣丞之子楊堯，是華橋東去那裏辦事時說好的，雖然其父官職不高，但也算是比一般人家要好上幾分，加上洛陽離這兒比較遠，也就沒人會知道她的出身。

「真要嫁這麼遠啊？」祿齡也知道這件事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就要嫁了。看看妹妹，他皺眉道：「若是秀兒他日在那受了欺負，那要找誰哭去？」

祿秀不說話，小臉也帶上了不安。

她和祿齡完全不同，從小便乖順聽話，長得也是楚楚水靈討人歡喜。

祿七娘對她很疼惜，光是想就已經紅了眼，「過兩日他們便會來百竹門接秀兒過去，這一路千里迢迢，我擔心著。所以，到時你這做哥哥的得陪著她一起去，也是替秀兒撐腰。」

祿齡聞言心中猛然竊喜，這不正合了他的意？

他隨即拍胸脯一口答應，「秀兒，娘不要妳，哥哥疼妳，哥哥將妳送至洛陽便在那多陪妳幾天，妳若是在那受了什麼欺負，哥哥一定幫妳出氣！」

祿七娘奇怪他幾時變得這麼兄妹情深，祿秀聞言卻是嚶嚶地哭了起來。

「娘，哥哥，秀兒不想嫁了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！」祿齡差點跳起來，眼角餘光看見娘親更加狐疑，連忙清了清嗓子說：「呃，我是說，娘好不容易給妳找了好人家，妳怎能辜負娘的苦心？不然秀兒難道想和娘一樣，當個老姑娘嗎？」

「臭小子你說什麼！」

祿七娘火冒三丈，把那些懷疑全拋到腦後了，兩人吵鬧起來，祿秀看著，心下更是不捨家人。